

第十八章

琉球遺跡說明台灣與琉球是世界文明始源地

第一節 古代琉球和台灣的相互關係

《三國誌·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記載：「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南至邪馬台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得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為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皆在會稽、東冶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綿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綿。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鵠。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妒忌。不盜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為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

如上所述，在會稽、東冶之東，即現在中國浙江省溫州附近的東方，又習俗和物產等比對現況，可以看出「邪馬台國」就是現在的沖繩群島。琉球列島大都屬女王國，邪馬台國女王都城就在沖繩本島。琉球列島的女王國是母系國家，與古代台灣的原住民母系族群相同。

隋代的流求（《隋書》）、宋代的流求（《宋史》）、元代的叭求（《元

史》)，或琉球（《諸藩志》、《文獻通考》），雖然其字形不一，但是同係一原住民語的譯音，其所涵蓋的區域也模糊不清。隨著逐漸獲得的地理知識，古代中國逐漸將遠在中國東方海上，連綿斷續形成一弧狀的琉球列島一帶和台灣島及其附近的嶼島均包括在內。但是，史籍已載的史實，並不是包含整個台灣島和琉球弧一帶廣大的區域，而是一起完全限於台灣的事件。例如《隋書流求傳》敘述的流求就是「台灣」的所見所聞，並不是現在的「琉球」；舉一例：「流求，土多山洞」，現在的「琉球」沒有山洞，台灣有百餘座山洞。換言之，元代以前有關所謂流求、琉球、洲求、琉球的歷史，可謂與現在琉球幾乎完全無關，僅在記述台灣的事件。由此可知，元朝以前的「台灣」就是「流求」，而現在的琉球是包括在古代的「流求(台灣)」之內；換言之，現在的台灣和琉球，在古代是一體的，名稱就是「琉球」。

及至明代初期，仍然將現在之琉球與台灣混同為一，台灣完全以「琉球」兩字指稱之。一直到明洪武年間，沖繩群島的「中山王」受明朝冊封以後，已不許沿襲如此混同，或稱現在的琉球為大琉球。然至宣德年間，還有慣用琉球為台灣稱呼的例子。例如嘉靖十三年五月以使節身分到琉球的陳侃在《使琉球錄》云：「閩中士大夫頻言霽日自鼓山可望琉球者，蓋小琉球耳。若大琉球，雖借目離婁，何由望之？」是其實例。《使琉球錄》就是出使台灣的紀錄，所述是：福建的士大夫常說在晴空萬里時，站在高雄的鼓山上，可以看到的是小琉球，至於大琉球則無從看到。

第二節 現代日本人與中國人同一血緣

近年來有關頭蓋骨形狀的研究發現，兩千四百年前出現在日本的種稻民族，與被他們取代的狩獵民族是兩種不同的人種。至於一九八〇年代，對取自出土遺骸的 DNA 所進行的分析，則有更驚人的發現：最早落腳日本的民族與大部分現代日本人沒有什麼共同之處，反倒與北海道最北端的少數民族愛奴人 (Ainu) 幾乎相同。相同的分析也發現，現代日本人與韓國人及中國人在基因上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現代日本人是二千四百年前從亞洲大陸渡海來的民族，被稱為彌生人，和本土的繩文人混血而成，混血比率因地域而有所不同，據說是在七比三左右。從此日本在繩文時代的狩獵採集文化突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個能夠種稻、

打鐵的高度文明社會。在繩文人與彌生人之間有很大的隔閡，顯示出在彌生時代出現相等於人的置換般的激烈變化。

從日本人形態小變異來看，本土日本人在彌生時代以古墳、鎌倉、室町、江戶、現代幾乎完全沒有變化。彌生人出現以後的古墳時代，及其後的延續至現代，成為本土日本人的主流。從這個結果就應該可以說本土日本人的大部分在遺傳上強烈受到在彌生時代從中國移居到此的人們的影響，而住在日本邊陲地區的北海道愛奴人和南方琉球人，未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濃厚地承繼了繩文人的遺傳因子，保持著日本原住民的血統，而與現代日本人不同。

可知在二千四百年前，中國渡海來的民族，以及後來秦始皇時代，徐福率領大批童男女，到達日本，因而改變日本的人種，反而純種的原住民——繩文人，漸被同化，僅剩下在日本列島的邊陲地區的北海道愛奴人和琉球的原住民。因此，絕大多數的日本人，其血統應和中國的漢民族同一血緣。

近年東京大學醫學部輸血科德水勝士教授做過人類白血病抗原(HLA) 基因組合的血液分析發表結果，人類遷徙到日本的途徑有下列四條：1. 中國北部→韓國→日本西部。2. 韓國→日本海沿岸地區。3. 中國→黃海→韓國→九州北部、日本海沿岸地區。4. 中國南方→台灣→日本西南列島→九州南部、四國南部(註75)。其中第一條途徑數目最多，證實日本人的祖先是來自中國的外來民族。

第四條途徑也證明日本的繩文人是來自台灣。但是由於考古專家的研究發現，亞洲人的牙齒有東南亞人的「巽他(Sunda)型齒列」和「中國型齒列」兩種，而日本的繩文人屬於巽他型齒列，因此，一般人都認為日本人的祖先是來自東南亞的巽他古陸。並且南島語言在中國南方不存在，已排除台灣原住民來自中國南方；換言之，遷居日本西南方琉球列島的民族，不是從中國南方來的。

日本人長久以來以身為一個獨特的民族而自豪，這種心態或許是為了減輕日本近代不得不向西方世界「取經」的羞恥感，也較容易為他們侵略中國與韓國等亞洲鄰國的行徑合理化。日本考古學家長期以來也一直依循這種研究路線，在本世紀大部分時間裡，他們都聲稱，自兩萬多年前的冰河時代以來，日本人的血統一直很純正，自稱是大和民族。從本世紀初日本開始在亞洲建立殖民帝國起，這種意識思維一直延續至今，而當時日本人正是以文化與種族的優越性，作為主宰亞洲的主要藉口。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小學教科書仍將天皇神格化，並聲稱大和民族打從天地初開以來就一直住在他們的島上。雖然日本

人「認祖歸宗」的態度也許有一天會改變，但公開宣稱日本人與其他亞洲人有共同血緣，至今卻仍是一個連日本的考古學家也不大敢打破的社會禁忌。

第三節 古代琉球人與台灣人應屬於同一國

日本列島上所發現最早的人類化石是在琉球列島中的沖繩本島、宮古島、久美島，其中最著名的人骨化石是沖繩本島的港川人。挖掘出四具完整的人骨化石，年齡約在二十到三十歲，一具為男性身高一五四公分，三具為女性身高一四四公分。其身體的特徵已由現代的沖繩人遺傳繼承下來，但是與現在的日本本土人不同。

經考古被推定為一萬七千年前的最早日本人的遺骨。其後約在一萬二千年前至一萬年前之間的繩文人，居住在日本全域，和沖繩的港川人長得很像。因此，日本人認為繩文人的故鄉就是港川人所居住的沖繩。住在北海道最北端的少數民族的愛奴人及日本西南琉球列島的原住民，被認為在今天也仍然殘留著濃厚的繩文人體質。

因此，日本人實在的原住民就是繩文人，其始源地就是沖繩。在冰河時期的二萬年前左右，住在東南亞巽他古陸的人群，經由現在歐亞大陸沿海的大陸棚到達台灣，一些人群再由台灣的三貂角經過琉球古陸轉入日本，而成為日本的原住民——繩文人。

從地質學上來看，台灣在一萬兩千年前的第四冰河期結束以前，海平面比現在低約一百公尺。在海平面下降期間，大約有兩萬年的時間，台灣和現在的日本、中國、海南島、中南半島、印尼連接在一起，形成歐亞大陸沿海的大陸棚。在這兩萬年期間，台灣和琉球古陸一直保持接壤。中國和台灣有的亞洲地區響尾蛇屬的毒蛇(habu)及一些特殊動物，可以在琉球出現，而不是日本本土固有的物種。證明中國、台灣和琉球群島曾有陸棚相連。反而日本本土與琉球群島之間有深逾千公尺的海溝相隔，這些物種不在日本出現。

琉球群島在二萬年前是一塊呈條狀彎曲形的陸地稱為琉球古陸，與亞洲大陸中間有一條沖繩海溝隔開，但南端與台灣東北角陸地接壤(見圖)。冰河時期北方區域當時為冰雪所覆蓋，不易生活，因此人類比較沒有北移的現象。但是在冰河期開始暖和時，住在東南亞巽他古陸的熱帶族群，才經由亞洲大陸棚的南海古陸、台灣陸棚向北遷徙。

讓我們仔細來思考，南方熱帶族群遷移的路線是沿著亞洲大陸沿海的大陸棚北上，台灣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成為赤道附近人類北徙路線的中間站。二萬年前至一萬二千年前，琉球古陸與亞洲大陸中間有一條沖繩海溝隔開，繩文人從南方北徙到達沖繩，其唯一的路徑，必須由台灣東北角的三貂角進入琉球古陸，經過現在的與那國島，到達沖繩群島，然後再遷移至全日本列島，成為日本的原住民——繩文人，其歷史應比台灣晚，事實也是如此。台灣左鎮人的年代是三萬年前，近年發現的大崗山人更在五萬年前以上，當然遠超過繩文人的歷史。

另由琉球原住民的習俗、文字、文物、圖騰、陶器、外貌等項，都經過考古專家確認，和居住在台灣北部的原住民——凱達格蘭族相似，可知琉球的原住民和台灣的原住民應該同族；換言之，日本最早的原住民——繩文人，應該就是南島語族。可惜琉球原住民的母語已失傳，無法直接由語言分析證明是否為南島語族。

在台灣三貂角的卯里山(就是佛教自稱為靈鷲山)上的平台，現在有被佛教團體供奉一尊大臥佛的一間佛堂。其後面有筆直的山壁，在山壁上還留有被火烤焦的痕跡。根據口述傳承的說法，這個地點是先民的烽火台，升火的火光是將信息傳給在琉球列島的族人接收的，最先看到的是與那國島的居民，可知琉球列島上的居民與台灣的原住民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註 76)。

由以上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出日本和台灣的原住民與中國漢民族的關係。



冰河期台灣琉球古陸地圖

日本最早的原住民——繩文人，可能和台灣的原住民族同樣是南島語族。根據地理位置的關係，古代台灣和琉球是相同的地域，而古代台灣人和琉球人也應該是屬於同一來源；換言之，古代的台灣和琉球是屬於不能分割的同一國。

第四節 考古學和地質學說明琉球人來自台灣

日本最古老的文明遺跡所在地的琉球，在港川人出現的一萬七千年前以後約一萬年間為空窗期，未有遺跡出現。因未有記錄可查，傳說是大水淹沒琉球古陸，包括姆大陸的沉沒，使琉球列島的居民除了現在的西南方部分的群島以外，全部滅頂。一直到六六七〇年前與四八八〇年前之間，遺跡再現。

琉球列島又有四八八〇年前至三三七〇年前之間，約一五〇〇年的空窗期，也未再有遺跡出現。根據化石的資料顯示約在四千年前地殼發生激烈的大變動，可能使琉球的居民全部滅絕。此後，約在二千年前左右，發生大海嘯，又約在一七〇〇年代，八重山群島的一部分也受到大海嘯的襲擊。

總之，在第四冰河期結束、海面上漲約一百公尺後，淹沒琉球古陸，而後又有多次的地殼變動、大海嘯，因而琉球列島被認為曾多次沒入海中，使琉球列島的居民多次滅絕，才有多次文明遺跡的空窗期。然而根據人類白血病抗原(HLA)基因組合的血液分析結果顯示，進入日本西南的琉球列島、然後移居九州南部、四國南部的原住民，是從台灣遷出的台灣原住民。並由現代的琉球人和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基因比對也不同，因此，我們可以推論，現代的琉球人可能就是住在台灣的原住民，而多次分批遷居過去的。

近百年來，仍有許多台灣人成群遷居琉球列島。目前仍有許多台灣人住在琉球，他們為了遵循日本的規定，將原來在台灣「姓」，改成不同的日本「複姓」，但是「名」不改。倘若到琉球遊覽時，在幾個地方還可以遇到他們，用台語和他們交談。

第五節 姆大陸被認為就是琉球古陸

姆大陸事實上並不存在，但是姆文明確實存在環太平洋各地。從一萬八千年前至第四冰河期結束以來，海平面上升，事實上也有許多陸地沉入海底。琉球大學物質地球科學科木村政昭博士根據多年的研究，於一九九一年著作《ム一大陸は琉球にあった！》(姆大陸 就在琉球!)，將姆大陸定義為「琉球列島」的「琉球古陸」，即在日本西南方琉球弧的許多群島，包括九州南端鹿兒

島縣的薩南群島和所有沖繩縣的島嶼，即沖繩群島、先島(千島)群島(宮古、八重山群島)、尖閣群島及大東群島，東西約有九六〇公里、南北約有四二〇公里。倘若從九州南端沿著琉球島弧到達台灣則有一二三〇公里，東有太平洋、西為中國東海(註 75)。

根據喬治瓦特的敘述，姆大陸是人類的最初文明誕生地，有六千四百萬的龐大人口，是一文明繁榮的帝國。許多古象(Mastodon)以原始的姿態沐浴在晨曦之中，徒步悠遊，可以由現在台灣海峽已撈獲許多古象化石得到證明。但是僅以琉球列島認定為太陽帝國姆文明的產地，從人口、版圖、古文明遺跡、文化傳播、原住民來源等等資料，仍嫌薄弱。因此，木村政昭博士多次親自或派員到台灣收集台灣古文明的各種資料，經常與台灣大學人類學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本研究室聯絡，也曾將台灣獲得的資料錄成影帶在日本的電視台播放，但是始終沒有將台灣納入姆文明的始源地之一。

台灣不被認為是姆文明始源地之一，主要是台灣的專家學者對姆大陸的事跡不相信，從未作學術性的研究，更沒有正式的研究成果發表，因此木村教授不敢輕易將台灣納入。雖然「台灣飛碟學會」於一九九八年以來曾三次舉行記者會，呼籲政府及學界應研究台灣上古文明史，讓台灣從古文明的領域上成為世界文明史研究的重鎮，但是一般學者沒有興趣，連政府也未予重視，至今毫無進展，非常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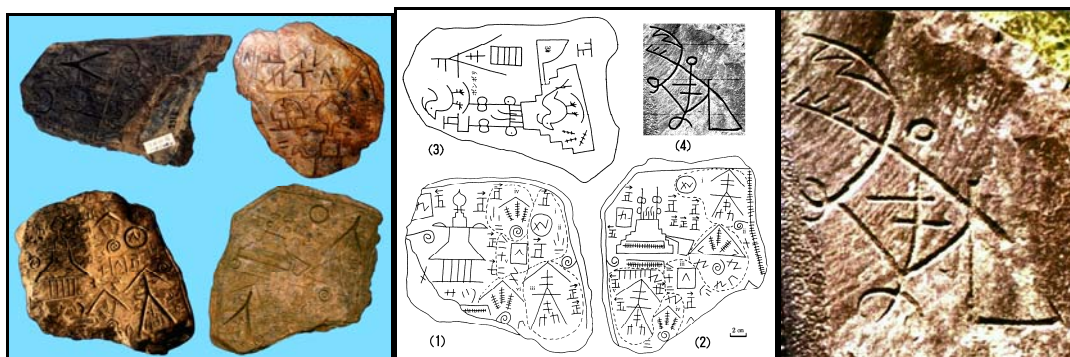
第六節 琉球古文明來自姆文明的證據

根據木村教授的敘述，琉球沖繩島的浦添市每年七月有「帖搭口(Tedako)之祭」。據說帖搭口是琉球王朝時代琉球王的稱呼，其意義就是「太陽之子」。在南美洲印加族的「印加(Inca)」二字的意義，在印地安土語中，就是「太陽之子」；換言之，「帖搭口」和「印加」的意義完全相同。中國西北方哈薩克人的祖先也是「太陽之子」。「太陽之子」是由太陽帝國之帝王拉姆的意義轉出的。琉球每年盛大的太陽之子祭典，是琉球王朝時代的百姓懷念琉球王「太陽之子」的盛會，流傳至今。由「帖搭口之祭」就可以追溯到太陽帝國存在的佐證。

另外，同為日本原住民居住北方的愛奴人，應該也是沖繩港川人的後代。根據《東日流外三郡誌》記載，約四千年前屬於繩文時代，在現在津輕地方有

一強大的王國存在。「東日流」的語源，據說來自愛奴人所謂「日出之國的人」，即有「日本人」的意味。據說埃及金字塔古墓曾記載著金字塔是由「東方日出之國的人」指導建造的，因此，日本金字塔的研究者——酒井勝軍，認為這個「日出之國的人」，就是日本人。這個「日出之國」，或許是翻譯用字的不同，應該就是「太陽帝國」；「東方日出之國的人」應該就是所謂太陽帝國的「姆人」。

經考古學家的研究，在北海道南部龜ヶ岡發現有一大文化遺址，被稱為超文明的龜ヶ岡文化圈。繩文時代，龜ヶ岡有古代人阿曾部族人(又稱原龜ヶ岡人)居住。住在日本東北地方的愛奴人，認為龜ヶ岡文化圈是他們的文化神建造而留存的。令人吃驚的是，根據他們的傳說，阿曾部族是從姆大陸移民來的。



(左)古代文字的沖繩石版(日本沖繩縣立博物館藏)。(右)石版線刻畫(1)、(2)、(3)圖的描繪線條(位置與左圖同)和台灣草嶺古道虎字碑邊的古石版文(4)的線條比較，兩者手法相似。

根據海洋學的海底調查結果，琉球古陸沉沒的年代和喬治瓦特所說姆大陸淹沒的時間完全吻合，可說琉球古陸確實經歷太陽帝國的時代。近代在琉球的沖繩本島發現一些類似羅塞達石碑(Rosetta stone；雕刻古文字的石碑)的線刻畫石版，被稱為「沖繩羅塞達石碑」。在沖繩本島中部西海岸的讀谷、北谷及宜野灣被發現，藏於沖繩縣立博物館的約有十塊。石版的大小，長有十至二十公分、寬有五至十公分、厚有二至三公分，呈四角或六角形。石版上雕刻的線畫，接近象形文字。對於這些石版文有許多不同的解讀，至今仍不明，但是這些被一些研究者認為可能是姆大陸太陽帝國遺留下來的文字。在台灣貢寮草嶺古道虎字碑(參閱第十三章第三節台灣的巨石文明及其他陸上遺跡)主碑的右邊，有石版雕刻線條，與沖繩石版線刻畫的線條略有相似。

琉球有三百多處稱為「估斯庫(gusuku)」的遺跡，沖繩群島有二百二十餘處、宮古和八重山群島也有七十餘處。估斯庫是在地形高處由石塊堆砌而成的祖靈祭壇，因無遮風蔽雨的屋頂，故被稱為「無蓋神殿」。這個無蓋神殿與喬治瓦特所說的姆大陸的「無蓋神殿」完全相同。

日本琉球本島北端「宜名真」地方，曾發現開口在水下十餘公尺的鐘乳石洞，並在海底洞穴中發現石器時代人類所用的石器。這些人類用的器具是在太古時代鐘乳石洞仍在陸上，人類居住時所遺留下來的。另在琉球列島的慶良間、與那國、粟國等小島周邊海底，也發現不少疑為古人類的構造物，其中最出名的要算與那國島正南端新川鼻的海底祭壇。

第七節 與那國島海底祭壇可能是姆文明的遺跡

一九七七年，在日本琉球的與那國島新川鼻南方外海、距離海岸約二五〇公尺的淺海中，當地的漁民潛水捕捉雙髻鯊時，發現了一座神秘海底構造物的遺跡，以前沒有地質學家知道有這個新發現存在。與那國島屬於八重山群島，天氣良好時，從台灣可以看到的日本最西端的小島，周圍有二十七公里，東西向細長，呈米粒狀。

與那國島的海底構造物約有六層樓高，與埃及的大金字塔一樣長，東西向全長有二〇〇公尺。距西側起約一〇〇至一二〇公尺的中間處，整片如同人工切割一般的整齊狀。南北向有四十至五十公尺寬。從海床起算，構造物約二十至二十五公尺高，呈階梯式的梯田狀及豎立的城牆狀。階梯式的梯田狀岩磐，其稜角以目測可以看出呈現直角。其構造的稜角稜線宛如現代採石場一般，有若從海床堆疊石造水下造景平台。特別在梯田狀的平面，像人工造成的平台。從海面起算，構造物的水深，頂部有三至四公尺深，底部約有二十五公尺深。西側的上端，有十公尺長、四十公分寬的直線溝槽。這個獨特的溝槽，從東到西切開，看得出是當排水溝用。

琉球大學木村教授是日本頂尖的海洋地質學家，研究這遺址已六年，他和研究生潛入海中已有兩百多次，根據他的研究顯示，與那國島海底構造物的這片牆不可能是天然形成直線的，也就是說這地形是人為的。雖然有天然的侵蝕，但自然的力量無法造成陡峭的角度，與構造物的其他獨特之處。島民們深信它是古代的遺蹟，整個構造物是經過設計規劃、是智慧的結晶。這個巨石構

築物不是天然形成的，整體看起來像是大型舞台，但是根據調查後，被認為可能是祭壇。因為琉球原住民與居住於台灣北部的凱達格蘭族同族，根據凱達格蘭語的「依娜」、「依那」或「與那」語義為「母親」或「地母」之意，因此琉球群島的與那國島就是祭地母之聖地，其祭壇在第四紀冰河結束後沉於海底。

這個史前遺跡，業經日本的地質學家町田洋他的研究，約在八千年以前都是在海面上；換言之，是在八千年前至數萬年前構築的。它自冰河末期，海平面升高時就深沉海底。根據海平面的變化，九千至一萬年前，海水曾經低於



從海底面看與那國島海底祭壇遺跡

現代約一百二十公尺，構造物本身可能是一萬二千或一萬三千年前或更早，在陸地上建造的。它有天文學的特徵，面向南而且有橫貫東西向的設計。一萬年前，日本的海底遺址尚未被水淹沒時，它露出水面，正好座落於北回歸線上。一萬年來地球的偏斜使回歸線移動了約一度。確定回歸線的位置，需要詳盡的天文知識，這種知識一般認為是希臘人才能研究出來的。由於它的存在，暗示著在遙遠的古代，曾經存在一個比希臘更先進的文明，這個文明可能就是姆文明。

第八節 台灣附近充斥太陽帝國的古文明遺跡

琉球與那國島海底的祭壇遺蹟，業經研究後被認為是海面上漲以前所建造的，木村政昭教授認為是古文明的遺物。我們認為澎湖虎井嶼海底十字型城郭狀構造物和琉球與那國島海底祭壇，都是在一萬二千年前冰河期結束以前在陸棚的平原上所建造的。在冰河期結束後，海平面上升而沉入海底。

除了琉球列島的慶良間、與那國、粟國等小島周邊海底，發現不少古人類的構造物之外，也在台灣發現澎湖虎井嶼海底十字城牆、台東太麻里近海海底二百公尺長的巨石構造物石、墾丁國家公園佳樂水近海海底四邊寬四十公尺見方、十五公尺高、上部有十公尺見方祭壇狀平台的金字塔型構造物和三貂灣海底巨石群、巨樹遺跡，這些可能都是太陽帝國的上古文明海底遺跡。

據傳太陽帝國起於五萬年前，屬於第四次冰河時期，冰河在陸地凍結，太平洋的海面也低於現今約一百二十公尺。歐亞大陸邊緣的西太平洋淺海陸棚，包括台灣海峽和琉球古陸都成為陸地，在冰河期結束以前的數萬年間，當時所謂的台灣島附近陸棚上，應有許多文明的建築物。所謂太陽帝國的姆人，在五萬年前到一萬二千年前的嚴寒漫長歲月，北方山區必須經歷冰雪的覆蓋，因此太陽帝國的都城及七大都市為避開冰雪的侵襲，自然會建造在接近海平面的平原上，以及緯度較低、溫度較暖和的地區。

第四冰河期結束以後，海面上漲，建造在平原上的都城和七座大都市都被海嘯和上昇的海面淹沒而毀滅，澎湖虎井嶼海底十字城可能就是七大城市之一。城市現在都沉入漆黑的海底，經歲月的摧殘已崩毀。由這些海底古文明遺蹟的出現，人類的文明應可以比我們目前所知道的還早幾千年。

太陽帝國時期，除了較暖和的平地有都城的巨大神殿、宮殿以及七座大都市外，另有住在較寒冷山區的人民，他們求生最好的方法，就是開鑿地洞，躲入洞穴才能生存下來。今日海水上漲後，露在水面上的台灣島，仍存有七十餘處、百餘座人工挖掘的大地洞，大部分分布在台灣北部，已排除採礦坑洞、石灰岩或其他天然的水蝕洞，可能就是太陽帝國時期所遺留下來的。

另有沖繩縣立博物館所藏的線刻石版文、台北七星山金字塔和龜紋石、基隆和平島出土的太古文石碑、草嶺古道虎字碑的石版文等先民遺蹟。這些琉球和台灣的先民遺跡和台灣的地洞都可能是太陽帝國遺留的。因此，由先民遺跡和地洞可以推測太陽帝國的都城可能在台灣島北部和琉球附近海底的陸棚上。

第九節 冰河期結束後姆人為生活南遷成為南島語族

我們認為在太陽帝國都城沈沒之前後，冰河期開始消退時，大地冰雪逐漸融化，隨著冰河的流動，冰屑和冰塊的刮擠，以致原有覆蓋於地面的土壤被沖刷帶入海中，陸上裸露著岩盤，無法耕作。在土地還不能大量生長植物以前，台灣的先人仍需居住在地洞中，遵循著前人的生活方式堅忍的繼續生存下去。

岩盤必須經過幾千年長期的風化作用，使地面的岩盤散裂化為細粒土壤，地表逐漸恢復生機，才能生長草木。原住民經過長期的適應，才擺脫地洞的生活方式，走到洞外，居住在地表上，或用竹、木造屋，或用石片、石塊造屋，或用杆欄式建築造屋，台灣的地洞生活方式就失去效用而漸被遺棄了。

在太陽帝國消失後仍住在台灣地洞的姆人，從太陽帝國傳承下來的文化有限，以致文明進化也很有限。因此，這個階段雖已進入新石器時代，但是考古學家很少發現台灣的文化遺址。經過四、五千年的沈潛後，才進入大坌坑文化的階段。大坌坑文化的階段約七千年前開始，是台灣的先民部分已走出地洞，在地面上生活的文明記錄，其所需要的工具、文物較多，才有較進步的文明遺跡被發現，也在這個階段台灣的先民部分才有能力跨海南遷。

根據地質學的資料顯示，台灣附近的海平面約在六千年前曾上漲數十公尺，至今還可以在台灣東北角的海邊山丘上找到遺留下來的痕跡，例如貢寮鄉的虎仔山有厚達上公尺的海沙地層。以台灣的地形來看，倘若現在海水上漲十公尺，將淹沒一大片平原，包括台北盆地的平地部分。因此，約在六千年前的海進(海平面上漲)達數十公尺，必使原住民產生恐慌，促成南島民族的南遷。

一部分台灣的先民攜帶著太陽帝國的語言(南島語言)和姆文明，集體乘著「海上運輸的船屋—雞籠」，逐島陸續遷徙，移居到南方氣候溫和、幅地廣大、土壤肥沃、環境優良、生活容易、而且尚未開發的太平洋和印度洋各島嶼過日子，構成今日南島語族的分佈。因而台灣才會被認為可能是南島語族的原鄉，而且台灣和琉球也可能就是世界文明的始源地。然而，遺留下來的姆人，就成為台灣原住民的祖先，在後來的生態環境產生榮景時，就被稱為蓬萊仙島的仙人。這個重要的主題，需要專家學者做有系統的研究，才能證明出來，改寫人類的文明史。(第十八章結束)